

要

官

◎新官上任

◎罢官

◎官场游戏

◎谈话

◎我为什么没有小蜜

◎部长的爱情

官场游戏

有小蜜

谈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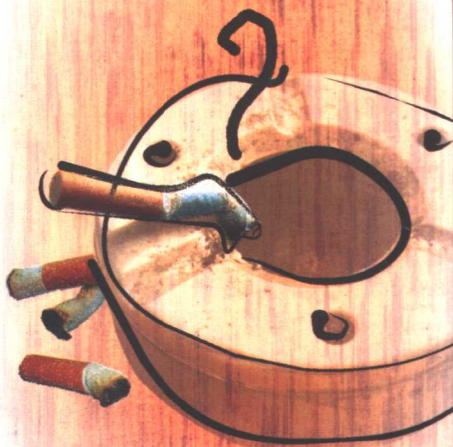
新官上任

部长

罢官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● 东西 等著



● 东 西 等著

罢官 \ 官场游戏 \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
新官上任 \ 谈 话 \ 部长的爱情



罢官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罢 官

金再胜 选编

东西 等著

责任编辑：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625

字数：316,000 印数：1-6,000

ISBN7-5404-2827-9
I·1955 定价：21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胡培玉	罢 官	1
刘建华	艰涩的口香糖	23
伍稻洋	官场游戏	51
陈世旭	新官上任	103
阿 宁	等待牛市	176
楚 良	谈 话	193
东 西	我为什么没有小蜜	228
杨少衡	钓鱼过程	250
曹明霞	部长的爱情	295
臧彦钧	官场人生	351



罢官

◎ 胡培玉

舜王庄的蘑菇大王乔鲁生，一瓶菌种还没装完，自立建筑队队长丁满堂就气冲冲地过来了，张口就问，鲁生，你是村里的村民议事员，每人集五十元钱在公路边建农贸市场的事跟你们议过没有？乔鲁生一惊说，建农贸市场，集资？没有！丁满堂说，姜来福那狗养的，说是镇里派下来的硬任务。撒谎！还有昨天又应承城里一个部门头头两万块砖，四十根檩子。你说这日子还有没有法过？只要他姜来福在舜王庄干着，舜王庄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乔鲁生抬头问，你说怎么办？丁满堂说，怎么办，去镇里告个狗日的。你识字解文，给我们出出点子。乔鲁生把菌种一摔，拍打着手上的棉籽皮说，走，告个狗日的！

五阳的刘镇长，腆着个大肚子，在电话里刚批评完了姜来福，没躲迭，就被乔鲁生他们堵在办公室里。刘镇长把脸一拉，问，啥事？丁满堂说，来告姜来福狗日的。刘镇长就把眼一瞪，粗声大噪地说，别成天价吃饱了没事撑的，姜来福哪点对不起你们，就你们村的人屌硬，敢拿镇里的指示当儿戏，有些事，也不能光怪姜来福一个人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譬如说，三提五统、计划生育、修桥筑路、学校集资，等等等等，他姜来福不干能行？



你们是光瞅当官的脚后跟，磨屋里找驴蹄子，你们不看看姜来福领着你们挖鱼塘，冻掉了脚趾头；建大棚到南方进竹竿，差点把命搭上。人要长点良心。丁满堂被说得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乔鲁生就说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不是一码子事，这时，丁满堂就把一摞材料横在刘镇长面前说，这材料上面都写得清楚。你调查清楚，如果是事实，镇里就撤他的职，如果不是，我们甘愿坐牢，负法律责任。

刘镇长勉强接过那摞材料，掂了掂说，这年头当家三日狗也嫌，不当家不知油盐贵呀，丁满堂把眼一瞪说，刘镇长你这是什么话，你当领导的，这不是在骂我们吗？刘镇长说，我这哪里是骂你们，我只不过是打个比喻，既然你们非告不可，材料就放在这里，过几天调查调查再说。丁满堂说，不处理，我们就去县里，县里不管，我们就去省里，新来的省委书记可不二壶。刘镇长轻蔑地说，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要地方处理，丁满堂同志，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。这时候办公室主任说车子已经备好了，刘镇长顺势说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我还要去县里开个会，到时候一定处理。说着就上了“桑塔纳”。

刘镇长一走，镇人大主任韩平就骑了辆破 50 摩托，突突突地从外面进来了，韩平下了车扑打着身上的尘土，问乔鲁生，不在家好好理种蘑菇，出来疯张什么？韩平当过镇党委副书记，那时候前任书记拿着挺有脸，手里有权，出门坐“桑塔纳”，也是说一不二的主儿。后来，一二把手调到了环保局。本指望上前挨挨，谁知接手的一把手是组织部派下来的年轻干部，二把手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书记，也就是现在的刘镇长。他就当了人大主任，看是升了一级，其实没权了，撵到间破旧旧屋子里去办公，什么都是破的，气得他一个月没上班。乔鲁生说，是来上访。韩平说，来告姜来福？韩平说，不是有个顺口溜吗：县长是他的爹，乡长是他的哥，牵出他一个，带出一大窝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



化了……

乔鲁生说，难道就让姜来福他们胡作非为，非逼着我们造反？韩平看了看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，笑着说，老百姓的权利是有，就看你会用不会用。这就说明你们平日不学法……

乔鲁生说，韩主任你就不要讲那些大道理了，我们都是直肠子人。韩平就从桌上的一摞书里，找出一个小黄本本说。这上面有两个法，一个是全国人大的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一个是咱省人大的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》，你们看看第六章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，那上面写得很明白。因为又有了一线希望，他们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。

舜王庄村委大院内有五棵老槐树，树冠如盖，把村委会大院遮得严严实实。老槐树上有三窝喜鹊，夏天喜鹊们唧唧喳喳，把村里叫得红红火火，喜气洋洋。村中的孩子们都觊觎那喜鹊窝里的小鹊仔。姜来福说，野鹊老鹊专往旺枝上飞，谁要掏，就揍扁他。今年东边的那棵老槐树一直干巴着没发芽。中间的那棵也有半个身子枯了，那喜鹊儿也没有再来。姜来福就有事没事地瞅那几个鹊窝，他想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。这个想法他一直窝在肚子里，一直没有对别人说。

这天早晨，姜来福到坡里转了一圈，一回来，刘镇长就来了电话，劈头就说，发展路边经济，十八个村就舜王庄拖了后腿，张书记相当恼火。姜来福说，我不是不办，老百姓手里没钱。刘镇长说，你们村张口就说穷。穷还穷得光荣？还穷过沟子村？就是村干部思想不通，只有落后的领导，没有落后的群众。不抓紧，谁也不好交待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把姜来福挂出一身冷汗。姜来福五十刚出头，看上去却有六十多岁。他面容瘦削多皱，眼睛矍铄有神。别看他个子不高，背有点驼，腿有点瘸，可庄户地里的活儿，他还能拿得起放得下，敢跟小青年较劲。平日少言寡



语，做事说一不二，因此，姜来福在舜王庄威风八面，大人小孩见了他都害怕。可是这几年不行了，庄里的小青年们不但不买他的账，还公然和他作对，要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令村主任姜来福很是头痛。姜来福饭也没吃，就披着中山装往村委大院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怎么张口向老百姓集资，正走着，碰上了会计宋启三。宋启三说，丁满堂他们又纠集了一大伙子人到上边告你去了。姜来福说，告就告呗，这也是他们的权力。姜来福来到村委会办公室，一边瞅门外的老槐树，一边琢磨着怎样应付今天的局面。正瞅着，妇女主任秀荷就香喷喷地过来了，别看是乡下人，却长得挺洋气。一双大眼睛比赵薇还有精神。做了女人生了孩子，那胸那腰那臀，都该挺的挺该细的细。她看到姜来福正瞅着外面的老槐树呆呆地出神，就把嘴一撇叫了一声叔。姜来福一怔，接着就嬉皮笑脸地把手往秀荷胸前伸，被秀荷一下就推开了，说，你先别急，我问你个正事。姜来福说，什么正事，你就快说。就又拿手去抓秀荷的奶子，还没抓到，就听到大门唧当一声响了，村委会副主任丁满囤就叼着根烟卷过来了。姜来福赶忙把手缩回来，秀荷就一本正经地向姜来福汇报镇里的计划生育会议精神。丁满囤像个弥勒佛似的细眯个眼，往那大排椅上一坐一仰，一语双关地说，表姐你见了村长就没别事，除了口子的事还是口子的事。说完，小眼睛就笑成了一条线。姜来福把眼一白说，满囤你来得正好，下一步这口子的事就由你来抓。说完姜来福也就笑了。秀荷就骂丁满囤是驴日的，大没大样，见了面不说人话。丁满囤和秀荷是姨家表姐弟，丁满囤进村委会是托了秀荷的人情。刚进村委会那阵子，对姜来福是忠心耿耿，对秀荷百依百顺。可这两年硬了翅膀了，就不大听姜来福的话了。秀荷从心里后悔当时没听姜来福的话，弄进这么一个白眼狼来。不一会儿，民兵连长耿家兴，会计宋启三也都到齐。

姜来福清了清嗓子，说，咱今天开个会，一是安排安排近期



的工作，二是统一统一咱们的思想，一些王八蛋又去镇里告咱。咱也要有个准备。安排工作中，春季生产、计划生育、社会治安、村务公开，平日都有分工，姜来福说得不多。说到建农贸市场集资的事，大家都不吱声。看看没有吱声的，姜来福说，满囤说说看，丁满囤把烟蒂往脚下一搓，说，年前该统的统了，该提的提了，现在还有不少户没交齐，这时候正是个渴困的时候，再集资建农贸市场，我看不大合适，老百姓肯定不同意。耿家兴、宋启三、秀荷都说事是好事，就手里没钱。姜来福说，这个事上边催得紧，大家都想想办法，最好弄个两全其美的。我也想来，老百姓平时对咱就有成见，这时候再集资就是火上加油。说到这里，姜来福的脸就阴沉沉的，他说，一些王八蛋去镇里告咱，就咬着咱账目不清，班子多吃多占，贪污浪费，这不是胡说八道，无中生有吗？这些事咱大伙都要有个态度。这几年处理关系花了不少钱，可是不花能行？去年土地局周科长给他妹妹要二万块砖咱没同意，想想造成的损失有多大，三个月没开工，十几万元。耿家兴就骂驴日的真他妈的损到底了。姜来福说，有人说我拿着公家的东西做好人，不给能行？割谁的肉谁疼，喂狼喂狗还吃顿肉，剥张皮，喂了这些狗东西能做个茧？耿家兴就骂王八操的，不长人肠子，断子绝孙。姜来福说，还有农民负担过重，把怨都积在我们身上了，不收能行？上压下挤，这是人遭的罪？丁满囤说，告也干告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他们就白瞪眼。其他的人也都跟着表了态。姜来福的目的达到了，也就宽了心。他们从农民负担又谈到社会腐败，从社会腐败又引到裤裆里的事去……姜来福看看天色已晌，说，今天中午我请客。

吃完饭，姜来福单独把丁满囤留下，说，满囤，咱可不能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呀，你能有今天，都亏了我姜来福，咱不能过河拆桥。除了我没答应满堂当砖瓦场场长外，什么都依着你，就拿义务工来说，你自己卡着，你老婆用了换烧肉大豆腐，你用



了泡老婆门子，这些我耳朵里都有，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别认为我姜来福瞎。

丁满囤硬着舌头说，这些你不用说，我满囤心里明镜似的亮着呢！

姜来福意味深长地说，亮着就好，别喝了糊涂就行啊！

姜来福来到二叔姜洪宝家，姜洪宝阴着个脸，摆出一副族长的架子说，你也沉得住气？村里都翻了江你却不见人。姜来福低着头吸烟，说，反不了狗日的。姜洪宝说，我看你也别粗心大意，你这几年作弄得还轻？姜来福说，它不就是想罢咱的村主任，我看也不那么容易，咱姜家这么大个户门都不投票，他罢个鸟？姜洪宝说，你别没个数，姜家就那么铁板一块？五大枝子，就是湾北那两大枝子势力大，对你的意见也大，前年选举不少人就没投你的票，这你还不知道？明天，再请请湾北的，让他们在这节骨眼上效力。姜来福说，去年土地延包，我让他们占了便宜，过年时，又该请的请了，该送的送了，估计问题不大。姜洪宝说，你五十多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嫩，一顿半顿酒就办了事了？你是一村之长，姜家人脸上也有光，我这一族之长，能不上急。说到这里，两人就分析起舜王庄外姓人家的势力。乔鲁生是蘑菇大王，四五十户养蘑菇的都听他的。丁满堂那个建筑队百十号人，称兄道弟地穿一条裤子。这两帮，不是一股小势力。丁满堂为了他哥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。顶要紧的是把乔鲁生拉回来。分析到这里，姜来福说，我已经找了他的爸。姜洪宝说，找他爸好干啥，要害是和英子的亲事。我看只要小英子有意，这门亲事再提起也行，乔鲁生还不是那种刁钻古怪的人，这几年日子也上去了，照这样下去，还是个人物，也不必去攀镇上那个高枝。一个远房侄，又不是亲儿子，还有多少光沾？再说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谁能说准他们还能干几天。

姜来福从姜洪宝家出来碰到了丁满堂。因为心里早有底，姜



来福的腰板也就硬了许多。劈头问，丁满堂，不是要罢我吗，联了多少名了？丁满堂也不示弱，说，你等着吧，差不多了。姜来福说，丁满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当年我和你爹光着腚要饭，一口好的两人吃，这一切难道你不知道？还有你爹得了病，拉下了一旋眼的饥荒，谁说的话？没捞到个砖场场长当，就记仇了？你哥当村副主任，你当砖场场长，好事还有别人的？我给你在镇上找了个活，你还不干，嫌每月拿个三五百的，就愿意在家里和我作对。姜来福想说就是罢下我来也选不上你哥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丁满堂说，这几年你当官不为老少爷们想，光想搂当官的大腿，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全村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拥护罢你，这是按法律来的，你镇上再有人也白搭。姜来福怒道，好好好，我就看看那些王八蛋怎么罢我。别拿大奶子吓唬人，我姜来福是炮台上的麻雀，听过大响声的。不信走着瞧，看谁的屁硬！

姜来福一夜无眠，天不亮，就到了镇上。镇上离城不远，靠河，河下又建了拦河闸，蓄起一汪幽幽的碧水，风景很秀丽。乡镇干部大多在这里盖了房子，不少县里的头头脑脑，也掺杂进来盖了私房。刘镇长的四间大屋，从外面看没什么特别，进去就不一般了，装修得富丽堂皇的。姜来福是常客，一来就脱了鞋，拱一双“老虎头”，坐在红木椅子上抽烟。镇长的女人营养得好，乳房挺得特别高，满脸带着幸福的笑。她把姜来福带来的王八放在缸里，就给姜来福冲了一杯“雀巢”。这时候刘镇长就穿着睡衣过来了，像个日本老板似的。刘镇长说，这么早来砸我的门，有什么急事？姜来福说，人家给我送了两只王八，我吃了也没处使了，就顺便给您带来了加加劲。刘镇长哈哈笑了一声，说，你家伙真是一肚子王八心眼。姜来福红着脸说，我这次来，是请求您把我村的农贸市场任务拖到下年建，您是知道的，村里的王八蛋要罢我的村主任，再集资不是火上加油？刘镇长说，不建恐怕不行，任务都报到县里去了，县里的领导很重视，这个农贸市场



的建成能够带动我镇的经济乃至全县的经济发展。当领导的要有一定之规，不要听老百姓怎么说，当年秦始皇修长城，隋炀帝挖大运河，老百姓没有一个同意的，这两大成果功不可没。至于罢你的村主任，那些乌七八糟说了算，还要当领导的干啥。姜来福说，可名都联好了，已经超过了五分之一。这年头，落井下石的人有的是。刘镇长说，联名算个屁，镇里不说话，他们白瞪眼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，这边的工作我来做。姜来福起身说，光给您添乱。刘镇长点上了一支烟，吸了两口又说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姜来福，你那火爆脾气，也该改改，光仗着你在舜王庄户门大，还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这年头万一撞到那节骨眼上，就谁也不好说了。

姜来福出了大院，太阳才一竿子多高。他在车上眯着眼琢磨着刘镇长的话，心里还觉不踏实，就准备再走走县上几个头头的关系。

姜来福一走，乔鲁生他们就在家召开骨干分子会。乔鲁生说，姜来福看样子知道热乎了，也不牛逼了，今早上又拉着东西上去了。家里姜洪宝还有他的几个叔伯弟兄都忙着给他请客，做工作。我们也不能这么靠着，一是要尽快让镇政府同意我们的罢免案，二是要广泛发动老少爷们，多做那些骑墙派的工作。像有财、钱旺这些人。丁满堂说，现在要先夺取宣传工具，咱利用村里的大喇叭，广播广播。再写份倡议书，趁着姜来福不在家，满街贴贴。众人都说这是个好办法。乔鲁生说，满堂，你带人去广播，就读咱写的罢免书，历数姜来福的四大罪行，倡议书我写，我去贴。丁满堂说，贴就贴到姜来福的家门口，明人不做暗事。兵分两路，说干就干。丁满堂来到了村委会，耿家兴正在和村文书他们玩纸牌，每人面前都摆些零钱。耿家兴抬头问丁满堂，你来干啥？丁满堂说，借个喇叭用用。耿家兴问干什么用，丁满堂



说念个通知，说着就坐在麦克风前，清清嗓子。

乔鲁生他们把倡议书快贴完了的时候，大喇叭里就传来丁满堂那翁声翁气的声音：老少爷们请注意了，法律上有规定，村主任不遵纪守法，老百姓可以罢免他。这几年，姜来福一手遮天，账目不清，假公济私，把村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；任人惟亲，不坚持原则，重要部门都安插上他的一家子人；管理不善，村里治安混乱……说了一遍又一遍。丁满堂的声音高，大喇叭的声音也高。这时就听到耿家兴气喘咻咻地骂道：你胡闹腾个啥，要反不成！大喇叭是用来开会办正事的，谁让你放狗臭屁！丁满堂说，办什么正事，还不是催粮催款？你们用得，我们就用得不得？耿家兴粗声大噪地骂道，放屁，你趁早滚开这里，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就揍烂你。丁满堂说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你拼了。你个姜来福的狗……接着就传出抢夺麦克风的聲音，叮叮当当拍桌子砸茶杯的声音。正在大家围在村大院门口闹闹嚷嚷的时候，村主任姜来福就回来了，一下车，耿家兴就哭着个脸敞着被丁满堂撕开的半个怀，挤到他的跟前，愤愤地说，你回来得正好，丁满堂在大喇叭里胡说八道，打电话给派出所，拿他。姜来福说，还嫌事情闹得不大？王八蛋！话没骂完，趑趑趑趑就要倒，被耿家兴一把扶住了。

姜来福回到家，女人问刘镇长什么态度。姜来福说，刘镇长的态度很明朗，可就是催着建那个农贸市场。女人说，建就建呗，这不好说，只要刘镇长给咱撑腰，那些王八蛋就白告。姜来福说，没有钱，使个屁建？女人说，不是集上自来水的资了吗，先用着，姜来福说，不行，这是救命的钱，你看咱村有多少人得了肝炎。这渗水不能再吃，有毒。过了一会儿，姜来福说，有句话我一直没开口。找找英子她姨，借她个十万八万的。只要你出面准行，前几年她盖饭店时咱可没少帮。女人说，找到她面前钱不成问题，可就是别人更怀疑是咱闹鳖戏，是贪得村里的，正好



成了他们的证据。说到这里，姜来福就唉声叹气。女人劝说，你甬急，我们再想想法子。

明天就是清明节。姜来福对女人说，你把别人送的那两盒阿胶浆找出来，我去看看村书记。女人说，都没有几天的活头了，棺材瓢子还有什么看头？姜来福说，让你找你就找，别属母狗×的，兴许往里进，不许往外出，村书记对咱不薄，现在重要事，上边还要找他表个态。女人把那两盒阿胶浆找出来，没好气地扔给姜来福。姜来福从地上抓起来骂着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就出了家门。随后，又折回身来说，把盖大屋的发票找找，准备上边来查。

村书记去年得了肝炎，住了半年院也不见好。他骨瘦如柴，躺在炕上只差一口气了，姜来福把那两盒阿胶浆放下，就抽抽搭搭地哭了。村书记有气无力地说，你不要难过，什么办法都想，就是治不好，这也是命呀。过了一会儿，村书记又说，听说村里那几个小子要罢你，不要怕，我支持你。再是以后工作，要讲究个方法，时代变了。姜来福也说了些安慰村书记的话就回家了。

乔鲁生他们把写好的罢免书，反复修改了多遍，看看内容和措词都没有问题了，就决定直接送给镇上一把手。

张书记刚从市里回来，就被乔鲁生他们堵上了。乔鲁生说，我们等您一下午了。张书记问，又告姜来福？乔鲁生说，我们乡里县里反映姜来福的事，你们拖着不管，法律上有规定，我们要罢姜来福的村主任。张书记一愣，说，谁给的权利？乔鲁生说是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给的。说着，就把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和罢免书恭恭敬敬地交给了张书记。

张书记粗略看了一遍说，咱可要实事求是，干部有缺点是事



实，但也得客观分析，说句实在话，姜来福这个同志大节上还是不错的，为舜王庄的事业也尽心尽力。丁满堂不服气地说，他为谁尽心尽力，为他自己尽心尽力，为些王八蛋尽心尽力。张书记的脸就不那么舒展了，说，说话还是要冷静，要有根据。乔鲁生说，我们可以跟姜来福当面锣对面鼓地对证。张书记沉思了一会，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家等着，这是个大事，党委政府还要研究。丁满堂愣愣地来了一句话说，可不要超过一个月。张书记把脸一拉再没说话。

镇上怕干部去单位和村里吃饭，每人每月扣一百元钱，镇上补点，集体开伙。早上是小米粥、油条、鸡蛋、馅饼，中午和晚上是一荤一素两个菜，生活安排得挺好。晚上还有桶装散白酒，谁爱抿谁抿点。中午是红烧肉和炒扁豆。张书记打上了两样菜，刚坐下，刘镇长就跟过来了，张书记问，没听说舜王庄要罢姜来福？你没听说？刘镇长说，没听说，只收了个上访材料。张书记就知道刘镇长在耍滑头，说，那姜来福是有点本事，可也惹了不少麻烦，太横，作风也不够检点，妇女主任还和他有一腿。刘镇长的脸就红了，把夹起来的煎鸡蛋掉在了裤子上。他一边擦着裤子上的油渍一边说，庄户人不横能行，又没有入党提干受奖分房入保险的事卡着，不动硬的谁听。作风问题有好多往往是望风扑影。张书记说，你说得倒轻巧，十个贪官九个色，一个不色是酒鬼。什么事都有个度，乱来不行。听说妇女主任叫他表叔，她又是他儿子的大姨子。刘镇长说，在农村这样事多着呢。张书记说，罢免书写得有理有据，重点突出。舜王庄有能人。刘镇长说，现在的人没有别的本事，琢磨着祸害人就有能耐了。说完便拿眼四处找人。他看到韩主任、政协主席、信访办主任正吃得津津有味，脸上都沁着油汗。张书记说，别的问题好说，经济问题是谁也保不了的。庙沟村那一位，连他在省里的哥都回来说话，风头上没有谁敢作这个主的。刘镇长听出张书记话里有话，说，



反正现在老百姓告官，全是经济和作风问题，一个模子按出来的。臭咱乡镇干部不也是一样？什么一顿一只鸡，一天一只羊，村村都有丈母娘，夜夜当新郎。其实我们这些屁看坡的哪个不苦得红了眼。张书记说，这说明干群关系紧张，有两三粒耗子屎，坏了一锅汤。刘镇长就不再吭声，张书记饭也吃完了，抹了抹嘴，站起来就去水龙头洗他的餐具。

姜来福心里躁得难受，干脆离开家。来到办公室，秀荷正在办公室里撅着腚从档案橱里找表格。姜来福一屁股坐在排椅上，闷闷地叹气。秀荷就站起来安慰他说，你不要灰心丧气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当务之急是赶快把几个厂拖欠的工资补发上，村里收提留的事往后拖拖，缓解缓解气氛。再是开开村民议事会，把当前的形势和咱们的成绩通报一下，别让他们跟着瞎起哄。姜来福说，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好，咱就怎么办。

舜王庄的村民议事会，相当于各级人大机关，也算是舜王庄的最高议事机构，议事会成员每人每年发五十个义务工。这种形式，省法制报还上了头条报道过。可上报归上报，老百姓却不以为然，说，上了宪法的人大代表，到时候不也是举手吃馒头，议事会算个屁？白瞎了那五十个义务工。姜洪宝是姜来福的二叔，姜家的族长，也是舜王庄的头面人物，年轻时闯过东北，见过大世面，是理所当然的议事会成员。平日里，挺着个腰板，对人爱理不理的。今天开会他第一个先到，见人就站起来打招呼。姜来福来到以后在一个偏位上坐下了，没像平日那样坐在正位上，挺着个腰板握着大磁化杯威威风风的。姜洪宝瞅空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他才移到了正座上。

没多时，议员们到齐了，姜来福就拿着把大茶壶一个个地续水，送笑脸儿。姜来福续了一圈水才说，今天开个村民议事会，通报一下前段工作，对下步工作征求一下大伙意见。姜洪宝听出



姜来福的底气不足，就又给他使了一个眼色。姜来福会意，立刻很做作地挺了挺腰说。去年我们村计划生育、社会治安、村办企业拿了三个第一，奖状昨天才送过来。姜来福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三张镀金大奖状，三张奖状在阳光下金光灿烂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姜洪宝就带头鼓掌，别人也跟着鼓了两下。姜来福接着说，这些成绩是在座各位和广大村民的奋斗取得的，在这里我代表村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姜洪宝就啪啪地又鼓掌。

开场白完了，姜来福就喝了一口水切入正题，说，下面，我就把今年的打算向各位议员们说说，征求征求你们的意见。一是今年完成村十字路的硬化。二是打一口深水井统一供水，让老爷们吃上卫生水，咱这水都污染了，喝了生病。三是翻新幼儿园，把它建成我镇一流的幼儿园，城里孩子能享受的，我们的孩子也要享受到。如果有条件，我们就建个老年人俱乐部，吃了饭没事到俱乐部乐和乐和。村西沿路的农贸市场，我已经找了刘镇长，往后拖拖，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再建。事是个好事，建成之后咱们的农产品就不用拉着到处转了。不过镇里还没同意，咱正加紧做工作。

姜洪宝拿眼看了一圈议事员们说，我说几句，这几年在姜来福的带领下，我们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成绩不小。今年的打算也挺好，不过办好事也要量力而行。好事办多了一样变成坏事。姜来福就让村文书记录好。有几个人就随声附和，嚷嚷了一阵子。那些有意见的都鼓着不出声。姜来福说，多提建议，有利工作。

一直一言不发的乔鲁生这回说话了，说，回回议事会，不是开成了摆功会就是开成了圈套会，拿我们当枪使。村里都乱成这样，满屋都挂上奖状有什么用？村里的经济混乱，账目不清，我看应该好好查一查，对村民有个交待呀！……

姜来福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姜洪宝赶忙解围，说，有成绩有问